

集部

文簡集卷二十七

明 孫承恩 撰

序

送彭總制討蜀寇序 代作

正徳某年秋九月右副都御史彭公既平河南劇賊獻俘闕下皇上喜甚特進秩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并廕其子為錦衣衛千户以褒之維時四川賊廖老人等方稱

亂蜀民患苦守臣交疏復以總制請皇上用廷臣薦仍命公往公躍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予其敢辭即卜日戒行既又乞言於予若欲求相其事者予儒生也於軍旅之事何能言縱有言秖腐談耳於公奚益然有懐亦不敢不為公盡也嘗聞之天下之事無難易率成於敬而僨於怠唯用兵亦然故以全齊之衆可傳檄而定而區區之聊城卒以無功者敬怠之間耳方韓信之破井陘也威振天下可以鼓行無前而信乃師事左車北

西問討彼田單者則已恃勝而驕其成敗固然也公昔
被命南征賊方横跳勢猖獗甚而公能刻期奏績此其
謀畧之精且奇固非淺淺者今公之英聲滿天下凡有
不軌孰不延頸俟誅而何足以當公然公方且欿然不
自足而顧求助於予此其敬愼何如哉持是心以往何
有弗濟而矧此草竊之小醜耶抑嘗聞公自少時負志
奇特慨然慕諸葛武侯之為人名其齋曰尚友以見志
嗚呼論人物於三代之後求其忠義磊落正大光明如

侯者幾人哉公昔為憲副於浙也廉明剛毅獨持風裁為廉使於洛南也樹立益偉雖權貴氣燄薰灼能立致禍福而挺然與抗不少避忌則其忠貞直諒之節庶幾求比迹於孔明者耶今其撫蜀即孔明經畧之故都也開誠布公集衆廣益孔明圖治之大劒閣之雲蒼蒼巫峡之水泱泱遺風餘烈百代如見公其能無意乎苟以侯之所以安蜀者安蜀則豈惟收討賊之全功而勛名之煒奕孰謂在武侯下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

不佞請以斯言代繞朝之策

壽少師西涯李公序代作

昔者嘗讀書至君奭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未嘗不悚然曰天欲眷一代非常之命必生一代非常之人以為之輔既俾其得君專政以行其志而復錫以眉壽夫豈偶然之故哉葢賢才之生天也其壽亦天也天惟為國永佑命故篤其所倚賴者於是見天之眷顧為何如而元老碩德之所以克至壽考者其所關係也大矣求之

於今則惟我少師西涯李公其人焉公自弱冠登高第歷仕四朝秉鈞軸者十有八載正已率物鞠躬勤勞誘導天衷匡濟時事其尤大者則受顧命定危疑功業在朝廷德澤在天下異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節五十年如一日至於宏才邃學獨持文柄精明俊朗雄蓋一代所謂平格之臣公庶幾足以當之是豈淺淺者所能躋哉先是公以盛滿乞解機務聖天子方切倚毗章不啻數十上乃允只今優游泉石而忠勤一念猶不異

在位時玆壽六十有八矣强實完厚如少壯者朝廷大政尚有待公一言以論定之福履如此非天之所相其孰能與於斯耶古之君子若漢之韋賢唐之裴度與夫宋之耆英之會非不盛然或徒以高致稱而事功不著或但以事功著而文章不傳固未有如公之能兼者也而其享有壽祉者豈直公一身之慶而已哉六月九日為公初度館閣諸公自石齋而下各賦詩為壽而謬屬某為敘某不佞獨有感於天為國壽賢之意而推公之

壽實有關於國家之運者如此若夫尋常頌禱之詞則海内之人固有飲食必祝者矣固不俟夫區區之贅也

同年會序

正德辛未六月廿四日大宗伯健菴先生費公合門下士十有八人飲酒于其私第師弟和暢禮意綢洽于于衎衎弗褻弗拘酒半公見其震器而請對聯於周子子庚公亦脫去勢分一吐珠玉成二聯是日陰雨故周子有立雪程門之喻而公之所謂桃李者則亦指在坐諸

生云公於是命分字人各歸賦二詩俟成則各録一卷藏于家所以宣其和垂其休而記一時之會噫公之意可謂厚矣雖然公之意尤有大者其能言之夫先達之取士也固不惟為一時之識拔而已而每存夫成就之心後進之結知也亦不惟一時之倖遇而已而恒切乎向往之念此師弟子之相與葢自有不能已者而非偶然之故也誠以公今日鄭重之舉而求公之意則所以躬謙德以著教觀論議以相發合同門以樂弟兄之義

必欲諸生永敦而無斁而又克自樹立皆才且良使天下謂公門下得人者此則公拳拳之意而可自喻者也若徒區區於飲食宴樂之間詩詞工巧之末欲以侈今而示後則豈公之意哉嗚呼公以碩德重望師表當世海内學士仰休光企末照欲出門下而不可得者何限而南畿之士百三十五人者乃辱收録海内之士數而羡之曰此輩公之門下也則固幸矣而出處不齊内外南北之異迹而其等十有八人又同官於朝得旦暮親炙

兹仍以杯酒從公面聆教言則百三十五人中尤有羡而不可得者其為幸又當何如雖庸劣無似無以仰副公意然未嘗不兢兢焉以自棄為戒若所謂忠孝大節禮義大閑所以居官行已而自立於天地間以求不玷公門下者則某固欲與諸君勉焉而矢心不渝者也公既許雄文冠於卷首復命某申其説於下方不敢辭

送劉翁還山陰序

山陰守愚劉翁有子棟登進士入詞林翁頃以視子至

都下未幾欲歸棟之同袍之友觴而餞之都門下翁視棟若戚戚不忍去者其因執爵致翁前曰睽離之恨人之常情也而況於父子乎然翁平日攻苦食淡握勤抱辛以教子者意初謂何實兾今顯揚以為翁榮耳向使棟守三尺牖下足不越其鄉旦暮䕶定省嬉笑翁側問衣寒煖與飲食甘旨依依娛戀然特閭閻小夫之孝有所謂顯揚否乎若是而能慰翁惓惓教子之意否乎翁行不必為戚戚也棟今以文墨践華要將有功業著于

上下異時年勞既及貤封之典行將得之棟且衣錦歸拜翁堂上翁亦烏紗峩峩與酡顔相映于時賀客鱗萃鄉閭嗟嘆以為盛事棟而如前所云寧復有此翁行不必為戚戚也翁其樂飲此酒哉又祝曰由大江南至京師不啻千里跋涉險阻若在天上翁歸顧布帆無恙强飲食自愛度抵家侯正麥雲揺蕩際天新醅初熟稚子嬉笑牽衣鄰翁來慰行役便可割鮮具醪一笑濯去塵土談說都下事聽小娃嗚嗚作越吟如是以優游桑榆

耳翁其樂飲此酒哉祝既已復謂翁曰右益為別者之
常談而復有進是可以為相翁者翁顧聞乎曰諾古之
君子居布衣而能善其俗若陳太丘王彥方者皆敦德
勵行以化導其鄉人其名至今烈也翁亦肯無讓斯人
矣乎其聞翁雅好恬淡不樂聲利繼自今益懋古道毋
輕出戶絕官府慎勿與交口不言公家事課耕訓讀暇
則攜朋拉儔命剡溪之棹尋王子猷故事高風懿行為
鄉閭式使人稱為賢封君若是何如翁笑曰識之矣時棟

方緝諸送行什因屬其次第其語綴於末簡

送張都事虞咨序

張君虞咨甫以考績來也浩然乞歸休二三卿大夫既留之不可則相與嘆曰出處之義君子大閑也即非輕去就慎名節不酣溺於富貴者尠克無媿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嬰禄位而忘鄉土昌黎韓子嘗是嘆矣不獨今然也則有能超常情而獨行其志者可不謂賢歟夫自兩䟽見機世之言退休者率擬焉楊巨源之去退之

所以嘉與之者其言可考也巨源之去視兩疏虞溶之去獨不得視巨源乎哉然禮稱七十致仕楊當解組時及七十且其時事又有可言者則其去固也虞溶精力壯強以才行勞勩為當道者獎知尊官厚禄可循資而得太平之治方日益隆盛内外之士揚翹舒英以承藉光寵者何可勝數也而虞溶乃獨去之決乞身於強健之日勇退於急流之中鳳翠鴻㝠棄禄位猶敝屣若虞溶者可不謂尤賢矣乎嘗聞文獻家之子孫能世其家

者非專專於珪組之傳襲也在世澤之相承風聲之弗墜其行事庶幾有先公之美焉昔者虞浴之先公莊簡公以碩德重望位大司馬保釐南都朝野倚毘而引年懇去爾時高退之風傾動海内朝廷下璽書褒嘉完名全節之語遠近傳誦至于今不衰虞浴是舉抑可謂無忝先公者矣聖君賢相嘉恬退以抑競進虞浴時由府都事陟鴻臚丞其典盛矣吾黨欣慊乎君之歸者烏可嘿嘿耶乃各為聲詩而屬承恩為之敘嗟夫兩疏之事

侈於太史楊之去與疏並傳者則以昌黎氏之文走豈能為前人復以張大乎君耶特於君有世講之好誼弗可辭肅敬從諸大夫受其説而執筆焉

送董世康序

昔我先君子雪岑先生以明經授徒及門士甚衆皆一時才俊之士而董氏昆季其尤傑者也其仲氏叔氏既以高第為少廷尉為郡刺史季世康茲以鄉進士得河南磁州守識者猶以其小就惜之也於其行也索予文

贈之嗟夫諸君子贈言之意而豈徒哉誠欲為世康益也即欲為世康益則諸君孰非能言者且世康尊翁昔以名法從聞於時而仲叔亦嘗振厥休聲世康得於父兄者足矣何假予言為然必欲予一言者豈以其能誦說先君子之訓迺世康所樂聞者乎請少述為世康告先君子昔筮仕深沔擢部屬晚知延平其操存施設固非予小子所能盡知特嘗見其書壁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恕以得民慎以免過嗚呼世之優游以廢厥職與

貪饕甘喪其所守者孰非以怠以侈故而嚴刻悻悻自用者尠不至敗事則守官之法寧有出四言之外哉葢勤則事易集恕則民易親儉則無妄求愼則不妄動率是四者則於政也幾矣先君子用是歷官廿餘年不大獲戾於上下持公論者多與之此固諸君子所知者走豈敢誕哉世康自髫年侍講下其爲人温厚檢飭無惰志無侈心即其所養豈有所得於先君子之教矣乎今日初政亦何俟他求從事乎此而已矣世康其行哉因

其所已至充其所未至則磁州治矣世康勉乎哉家庭之訓與諸君子所欲言疑亦無出此者敬用為贈世康以為何如

送侯大夫詩序

凡侯牧三歲一入覲京師制也侯牧缺或始視篆則佐貳代亦制也明年丁丑為今天子正德十二年吾松別駕侯大夫當行於是鄉搢紳士議所以為言以贈大夫者或曰大夫下車來視公事猶已事賛佐治理者不可

枚舉繼值守兩缺攝守事幾二載凡躬省視而勤民隱者固可歌也或曰松之民病矣農病于不得耕女病於不得織畝畒病於水旱而不得穫閭閻病於流離而不得居大夫咨詢訪問而乳哺醫藥之吾民自是少甦其患溥矣或曰松未始有書院大夫昨奉臺檄創是正學之院也擇俊髦業於其中而廩餼之時勸督之是松未始有者而有之自大夫始不可謂非大夫功也或曰棠溪有院實大夫聽政之所茲將入而羽儀天朝矣遺澤

在人寧無甘棠之感乎於是以為詩而復各叙其所以
間以示予則渢渢乎諸體畧備而其言皆美而無謟信
而有徵嗚呼諸君子可謂善頌矣夫别駕古治中職當
刺史之半所謂與刺史同宣王化叅校政事短長利病
者也是其於郡何所不當究予常怪白樂天為司馬廳
記謂為散地冗職若可不視事故政成非其功政厖非
其罪而可自放於山水詩酒間噫何其謬也予意樂天
有激云爾不然則是教世之怠厥職者皆得以非已職

自諉或曰姑待職是者否則曰懼侵官也於是美食安坐視郡治與否若於已無與其可哉侯大夫敏於從政勇於為義居常協恭賛襄於凡所以厚民者得為即為而又適值缺守故其政之所就可歌而詠者不止諸君子所言而此則其大者也嗚呼是亦可以獻天子矣方今考課公明治績如大夫必將茂膺顯陟大夫才猷卓異予嘗侍大夫論議知其可獨當一面任者大夫勉之毋但以佐郡功自足也

送節推詹君詩序

環數百里而為郡輔守以治理者莫重於推佐有貳有倅而曰惟推重者何推所職者切守事也凡郡事孰非守事戎賦類既責成守可弗勞而獄訟之紛至沓來動輙紙盈几守不得辭也固不得一一躬讞鞫也伸紙覽可否摘十之三四與疑卒未易決者付於推推得以考其情而曲直之與守叅較枉撓以擇夫當則推之所以輔守者是不切歟夫推秩僅七品而環數百里之民有

不得平者率平於推其任可以死生人數百里之民莫有寃抑不得伸者郡始用治則其輔守以治理顧不重歟然世之職是者每易之謂一事也非若守令之萃百責嗚呼刑者民之司命刑苟罔中則無以戢奸慝而當人心環數百里之民皆將腹誹口議罵乎其不服即使戎賦或少愆不至若是病治也則刑烏可以易耶以為易者苟於從事者也是故恣肆忽畧罔既厥心刻忍者既戾乎欽恤而過寛者又非明罰勑法之意甚則懦以

威欲貪以賄敗弛罪廢法縱惡豢奸亦曰吾欽恤云耳不亦謬哉民乃大懟而政用是厖則何用其輔治理也樂安詹君東魯職是於吾松也究習法律以勤慎自將予每接其論議益真知所重而不苟焉者嘗曰法者天下之公予慎守耳其曷敢私故恒以不能禁奸植善為已恥及夷考其政則悉如其言益君遇事精審如蘇子容勞瘁不倦如韓稚圭愨愨乎其自信侃侃乎其固守而其清苦之節不肯毫髮自污操三尺牢不可動雖

貴權家不少假借至苞苴請託之事無敢闖其門焉用是姦慝日屏而善良得以自立嗚呼若君者可謂能於其職而無缺佐理者矣予嘗觀唐宋名世之臣多有起是當大任建偉績寧知君不然耶異時有操三尺立廟堂佐輔明天子斷大謀議大姦慝其必君也矣兹以三載獻績北上諸鄉大夫士賦詩為餞謂予與君同年也宜為敘故不得辭

安耆會序

安耆會者何吾定菴曹先生與諸大夫士林下之會也安耆者何康高年也先生嘗致書牛馬走曰吾儕老矣老者志欲求安吾幸與二三君子遭時盛明謝絶人事攜朋命侶用締斯會一觴一詠逍遥餘年是誠可謂安矣吾子其謂疇所賜也至於禮以相防也欲以相戒也中德以相作稽也則又吾老者所求自安而無媿者故以安耆名會吾每思洛社故事俱有叙述之者故去今雖數百年而猶彰彰若前日事吾不敢僭擬昔人然而

所以適其適者則今亦古也惟吾子有述無俾是舉無
聞焉嘗讀王制見先王養老之政之詳且備也聖朝法
古為治優老以佚至大夫士之老而歸者恤典尤厚夫
治世之民安以愉亂世之民窮以慼桑柔之詩作而歸
田者悼然無以安其生則諸大夫士得以享其蔗境之
樂者夫豈偶然耶先生之言所以感上恩者深矣抑聞
履榮名者耆耇壽考涵俗累者蔑髙致吾松素號多賢先
生以耆年碩德終始一節四五大夫髙情雅操志趣相

孚衆君子固亦好德樂善者而相爲侶以樂衣冠偉如笑言溫如休休于于雍雍衎衎春風和氣滂動於樽俎之間見者謂爲太平盛事昔昌黎子嘗病人言今古人不相及是會也吾安敢謂今不及古耶至于賡歌迭詠以修上恩交箴互規以崇晩節歡忻怡愉優柔敦厚吾又安敢謂古必盡同於今耶夫洛社之會所以若是彰彰者以賢也即使序弗作寧至無聞諸公旣以道義倡斯會則自足以托不朽而何俟不腆之文而遂使不腆

之文併藉以傳後則豈非予小子之幸哉諸與會凡十有四人見各詩下故不具

送侍御沈子公先生

春秋大義公天下其於襃貶予奪之際審矣是故不知春秋者不可以是非人是非本於人心而合乎天下通乎萬世春秋是非之大者也昔者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夫聖人無不試之譽則寧有不試之毀耶春秋之法或因事以誅心或即

心以論事褒不易也褒必當其善貶不易也貶必當其惡故惟無褒也褒一言而天下萬世信其善惟無貶也貶一言而天下萬世信其惡若夫寄耳目於人隱度疑似無灼然的是之見而茍於甄別者大戾春秋之旨矣故曰不知春秋者不可以是非人言責者亦將以是非人者也是非人於朝而天下觀聽之則其致審宜何如也是故是是而非非謂之同隨是非而是非謂之異吾惟亦審其實而已矣天下豈有無實之善惡哉得其實

而是非之則且帖然服俯然默矣人言可以代已見忖度可以附真知縱口肆意漫爾而言而曰吾於其心耳則天下誰不可是非之人耶執途人而曰途人可也執途人而曰此賢此佞天下誰復信之是非不明人將受其黮闇雖特立之士不以此為戚忻而豈彰善癉惡之吉哉嗚呼言責者是非人者也是非當而榮辱隨否則人亦得而是非之矣可不慎與子公先生通春秋之學者為人簡重沉默思慮周而察識精茲有言責嗚呼吾

知其必能審是非者也必能榮辱人者也必為人是而無非者也

送顧鴻臚伴送夷序

火篩部人遠慕化願為中國民陜西守臣以歸闕下天子命處之廣東令所司遣人護行復選通事一員充館伴之職葢循舊制然也于是鴻臚舍人江陰顧君民懷膺大鴻臚之選奉命以行民懷之外舅職方張可齋属余言為民懷贈予不獲辭則從而告之曰君知茲行之

由與所以無負於兹行者乎夫逺人者於吾王化不足為有無明矣然而賜賚之館餼之處之善地護送之其於道理豈欲為太平觀美之具也哉誠覆載無外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耳夫待逺人如此則其於中華之民宜如何也聖人之仁篤近而舉逺先王之政詳内而畧外然今中原數千里以及吳楚蜀越之間竊恐鋤梃連年不静至動大衆髪櫛而苗薅之何哉吾以為民非得已於亂國非得已於法德意之未宣義信之未著其

必有任其咎者矣君茲行也道中原吳楚之交以達於閩廣萬里之遠其接於目而動於心者衆矣將必問而得其由也為我以遠人之事語夫蒞民者督兵者曰彼之慕義尚然豈民皆頑於彼者乎吾君之恩洽於遠人豈忍於本為赤子者乎向嘗下撫諭之詔慈祥惻怛之意昭然見矣未聞有解去而自新者則有司者之奉行果皆盡其心乎襲遂張綱之策可施於古不可施於今乎其所誅者皆盜乎所未誅者可勝誅乎益非有識之

士而聞之鮮不以為迂者惟吾子可以斯言告亦惟吾子可以告遠人而使之信也宣上徳達下情察俗善惡與政之得失凡以王事在外者皆其所有事也果曰有識則豈可以一館伴之職而拘之哉至若道經故里入覲高堂以罄天性之懽壯觀山水或發諸吟咏以寫一時之趣此亦公餘之便而人皆為君羡者雖然余所懐者獨有在故弗詳焉君之往也其能以余之懐為懐也乎還之日其又有以慰余之懐也乎

送楊季玉入太學序

成均萃天下俊髦多道德文章之士楊子樂取友而篤問學茲欲就是卒業以慱大其聞見吾知其必有得也夫古人尚有擔簦負笈南走吳越北走燕薊以求友者矧茲無遠適之苦會天下士於從容接席之頃其所得不既多乎然吾聞之器必虛也而後能容鑑必明也而後能照取友亦有道矣楊子勉乎哉毋介而倨毋和而詇毋訑訑以為足毋諾諾以為是吾見楊子之大有就

也楊子兔乎哉若夫登高覽勝弔往事而激壯懷進修之餘可以慨然而賦矣

壽鴻臚丞張東園先生序

東園居士謝事歸且四年益飭舊居崇石為山引水為池葺茆為堂日與故舊陟降笑傲於其中飲醇烹鮮醒而醉醉而歌夷愉恬和無怨尤促迫之病顧客言曰樂哉客有進曰君曩叅督府以才敏聞方日即嚮用而君歸矣少須當不止是意君且悔而每自云樂夫豈情也

居士愀然曰客亦知夫世事寧有不盡者耶夫大官崇職榮矣然獨能長久存歟且吾聞曾子曰不安貴位不懷厚禄吾藉先人遺休一命猶懼弗堪而更何所冀也且客亦知所以樂乎吾語客人孰不知退退以衆誚羣怒與不知等耳吾曩歸實企兩疏非以擠擯故上荷超秩由府幕至今銜下為賢大夫士獎與假寵者甚至是可樂也夫歸休為林下之適貴及強健使及耄且病何有於適吾茲幸未甚老而又蔑所患若得與客追逐乎

山之巔水之涯暢飲酣歌開口大笑是又可樂也吾方以世俗事畀吾子植嘉蔬美果蓄鮮豢肥多植以釀酒日與諸君子夷猶於東園之東以樂其樂而忘吾老焉耳而又何疑正德丙子居士壽六十一九月七日為初度復置酒會客客覽菊英觴居士且歌曰采采者菊兮日之精舒綠葉兮粲金英堅晚節兮發寒馨類幽人兮抱孤貞渺予懷兮何極仰千古兮淵明采采者菊兮與甘穀同和氣攸萃兮靈液潛通我愛斯芳兮有益壽功

再泛兮再斟舒長嘯兮海天空祝君齡兮何似與南山兮比崇于是居士欣然而笑曰有是哉吾且與子飲酒

送陸希哲赴臨江節推序

君子欲有為於天下以信其所學固弗屑於小用然有義命焉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易者之謂命事之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之為義君子安命知義則於出處得失之間固不得不少降其志而不以小用為嫌者矣嗚呼知是說也其可以論天下士矣吾友陸君希哲甫早歲

舉鄉試高等主司刻其文示天下其邁奮踔厲視天下事何不可為者然七舉於禮部皆弗利於是嘆曰吾立志非不逮人吾致力於學者未嘗敢後人而不偶若此命也命懸於天吾其敢與天爭且士之為學欲為世用吾弗及是強盛以自見卒之時去意沮雖欲勉焉亦難矣是則厚自為而有負於明時也君臣之義吾又其敢忽諸且人顧自處何如耳是區區者誠亦何足較於是就選銓曹銓曹才之授以臨江推臨江益劇郡也君喜

曰是亦足為政矣既領檄便道歸予亟見之接其論議
則泰然靡弗足也惕然若有懼也嗚呼若君者誠可謂
安命知義之君子矣充命與義至類之盡則其善何可
量而異時所就益必有大可述者而非徒苟為利禄而
已此固徵於君之志與言而可信其必然者予故樂道
之以為不知君者告若推之職主明刑以致之民者於
民為甚近而為任甚不易必能審而後可以折獄能慎
而後可以遠奸惟公也而後足以服人惟恕也而後足

以得衆故患弗能審弗患情偽之難知患弗能慎弗患憸壬之吾伺患弗公也弗患頑梗之弗率患弗恕也弗患民心之弗戴此凡為政者所當從事而尤推之所宜知者也敢併以為告

送吴舜弼序

吴子俟選銓曹既得金華之節推予聞之喜曰善哉吴子之克舉是官也或曰推之職亦艱矣合千里而為郡獄訟之至紛錯旁午而其為情巧伏詭匿非强察有智

術機械者莫或勝之吳子雖賢文學士耳於前所謂恐未必有也曰其為人也誠而能恭天下之事莫貴乎相感而莫病乎相欺民之偽滋極矣獄訟之伏匿轉變不可窮詰者詐勝也天下以詐來而吾復以詐應出私智小明以鉤摘隱伏為已能幸或中焉謂私智小明果足以辨事矣乃益是之務而下之人亦自咎其計之弗工也益思以詐自飾上下日趨于詐卒之合于一郡千萬人之詐以為敵而吾之術窮矣惟誠可以通天下之故

可以燭天下之情葢誠立于豫而明靜生焉明則不昏靜則不擾由是可坐照百偽且感化之下固有不忍欺我者嚚訟可息民德可正誠之用大矣吾又聞天下之善自用者狹而取諸人者裕夫郡有守有貳有倅推皆得以師資之吾聞金華守歐陽大夫者醇篤恒明君子長者也吾子之質似之茲行吾知其必有合也且吾子信恭矣恭則能下人而歐陽大夫與二三君子固皆久於從政明於治人者吳子將於是而觀法焉質所疑焉

則啟迪教詔當不為吳子靳輔其不及而通其所蔽刑之失中者尠哉誠則宅心平恭則聞善多宅心平則民日附聞善多則智益明率是道雖聽天下之訟可也而何有於一郡即無所謂明察機變者於吾子何歉焉言者謂予言為迂笑而去未幾吳子行因録以諗之吳子曰或者之言固無也子所語亦無也雖然吾知擇矣請從事所謂誠與恭者勉須厥效以信子言之不迂

送邢伯喻惕菴奏績之京序

内江喻公守吾松之三載以獻績北上郡博彭君錬命其弟子員蔣生相唐生鎣過予請曰惟我公之莅松也其宏才偉識凡所施設固非淺庸者所能具陳至其加意乎學校以作興人材為已任吾黨飫公之徳多矣庸丐執事者一言以暴吾私余惟自先王久任之法廢而凡為郡若邑者視其官猶傳舍湯爾而來漫爾而去而於其所以為職與夫民生之休戚漠然弗介之意豈惟則然而因以濟其私者有之嗚呼奈之何欲吾民得蒙

至治之澤也昔公之下車也適松民凋弊甚公極意撫摩復疏便民者六事于朝余固知其勤民之心甚篤比余以休假歸求其所以為政者則凡于職所當為與分所得為者為之必力不以艱大阻若所謂加意學校者則固其一事之善耳夫以公之盡心於民如此固非苟且補塞於一時者而吾民安公之德政其所以戴公者葢亦將終身焉茲行固早夜惴惴惟亟来是望然國家崇報之典弗專為一邦計則公其遂留中矣乎昔漢宣帝

有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則下不安業久則民服教化帝於是識治體矣故漢世任人最久其有治理效者輒褒以璽書賜金增秩末遂入相者有之是故後世論得人者稱西漢焉誠使因公之賢昭示顯陟再屈卧治以須其政之大成則豈惟吾松民之幸哉其以散地且病歸無以與乎考績之說因彭君請而僭述此若公之才自當為天下用者則固其所而不俟區區者之諛也

金門奏最詩叙

太守喻先生北上獻績余既為久任之說祝公亟來矣諸卿大夫復裒贈言若干篇屬余曰維子有述贈言固也必諸大夫無所私於公公不以私受諸大夫譽夫然後可諸大夫曰維子是諒諸大夫鄉之彥碩序述孰非能者而必於鄙人是屬諸大夫曰維子則史嗚呼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夫循吏之所以當傳者豈非以難得故耶西京二百餘年可傳者僅六人范曄所書者倍之然求其實已弗西京若矣則信乎其難也吾松雖

鄙邑而不乏賢者辱臨之然求可擬古循吏者亦罕矣是故或失則縱或失則察或失則畧或失則刻或失則繁或失則激斯固賢者之過而他且弗與焉則循吏之難不難也公巨人長者也而又優於才敏於識故其為政信而弗泥寛而弗察簡而弗畧法而弗刻詳而弗繁清而弗激嗚呼若公者將不得為古循吏乎作史者將不在所取乎余非史才也而濫與其事誠喜今有循吏如古也夫於難得者而幸得之如之何弗喜且諸大夫

不以私譽公公不以私受諸大夫譽是皆可喜而可書者異時執筆東觀從諸太史後請得修録之諸大夫曰善維子之言是質

金門奏最叙

贈言者費辭則近贅屢頌則幾諂若是者世有徵焉無有也受言者有不容盡之美贈言者無過情之譽有不容盡之美則辭必費而義周無過情之譽則頌雖多而事覈夫如是又何贅與諂之足患然亦難矣太守喻公

行余贈言且再矣而鄉進士諸君復以為請嗚呼公之盛美雖髣顯未易罄也而余之蹇拙者則曷以為辭然必以蹇拙者道盛美則言之也常不及庶幾所以謂弗贅弗諂而可徵者昔余初識公於都下也見其肅然以嚴如崇山峻岳有莫可扳附意比余以休假歸進謁庭下見其薰然以和若曝冬日洒然以清若飲凉颸使人可愛而可親聽其言也則侃侃之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者至於論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則如倒源泉而

出金石察其政則寛大而簡易慈惠而公平雖不見其赫赫震耀而民之涵濡其徳化者若戴父母又嘗即其外而窺其心則明白洞達略無棘態而拳拳憂世之志有古人嘆息流涕之風嗚呼肅然嚴者節槩也薰然和洒然清使人可愛可親者徳與度也侃侃之論者學與識也寛大簡易慈惠公平者政與才也明白洞達者與人之誠而憂世之志則與國之忠也葢余之所以得乎公者如此諸君所見意亦無出於是乎顧余方以得從

公遊為幸而公又升去矣誠不能無介然于懐則諸君之久於周旋而沐公之誨者其眷眷不能已之意又當何如也故録此為送行序

楊伯玉先生任四川憲副序

天之所與我者豈徒然哉天之生賢出一二於億萬之中付以剛大之氣畀以明敏之識縱以通達之才非私之也將以天下責之耳天固責之而賢者固諉之怠焉忽焉且退託焉且遺世以為高焉是謂棄天棄天者無

義古之君子灼知天生我之不徒爾也天下之責不可必辭也直以身任而不為過是故慷慨於隱居求志之時周施於行義達道之日非為利祿也正以天之生我我之所以事天法當如是也惟其世不吾與則有納屨而退耳不然則詎肯自阻甘置身於無用之地耶嗚呼必如是而後出處之義可無憾矣吾鄉伯玉楊先生早歲卓犖負大志識敏才達尤以持正聞先職水部貴戚有撓其法者一無所假復疏聞罪其家奴數人士論韙

之職光禄數以執法忤巨璫日與面折可否剗革宿弊羣小胥怨以中傷之逆瑾擅政竟以罪左遷瑾敗始復起敭歷内外随至有成績而在瀘州與西廣尤多保障功去歳秋以進表北上浩然有歸志銓部弗可飭遣益急洎便道歸省復欲抗疏而新命下猶鬱鬱若不釋曰吾倦於仕矣初志不可但已嗚呼世有既耄而猶競進不知止者視先生固當媿死然先生之為計則又太早矣古之君子以身任天下者吾未暇遠述若近時李忠

定張忠獻二公非人豪耶彼其困頓流離屢瀕九死而
與國之志未始少衰聞命即行隨試輙力鞠躬盡瘁以
迄沒齒二公豈貪位者倫耶其所自信者審矣先生平
日所自許要不在二公下矧遭時盛明駸駸向用而又
精力强富可以有為顧乃斂手求退竊未敢為先生許
也矧西蜀當久寇瘡痍者甫起則所以乳哺而安全之
者正賢者畢力之日先生行矣懋建勳績使朝廷無西
顧憂然後徐議歸計未晚也其不佞辱先生以知已視

謂可與言出處之義者故敢以出處大義為先生陳之若曰是勸先生溺寵利也非急流勇退人也教人以自詭計也則豈知予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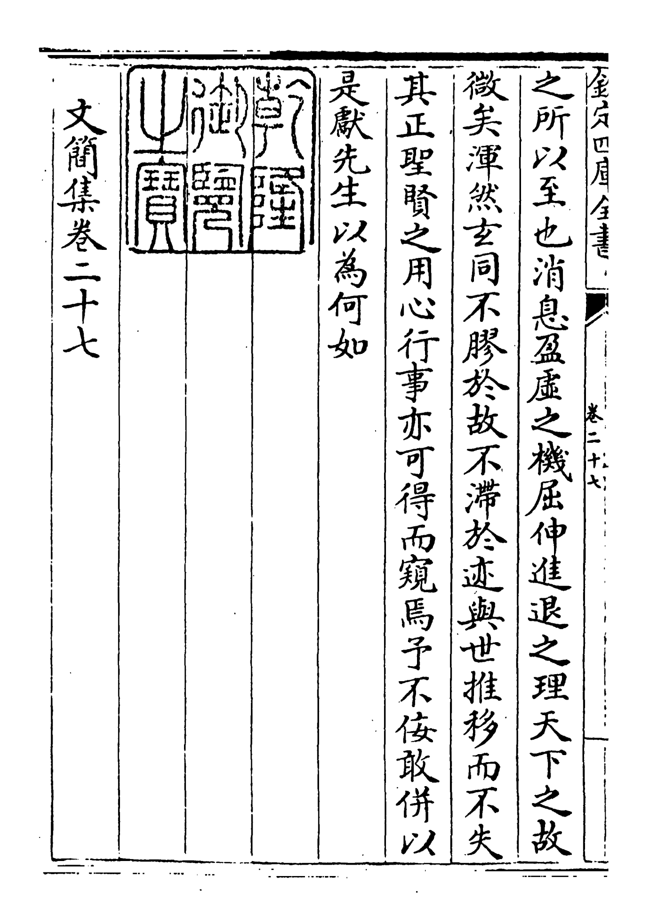
送浚川王先生叙

砥廉隅操危論挺挺卓卓一遇屈抑靡然喪守琢方為圓揉直為曲涅白為緇脂韋突梯伈伈俔俔降心俯首舉平生而盡棄之此鄙夫齷齪者之事也砥廉隅操危論挺挺卓卓一遇屈抑索然沮拂然退謂一朝之清名

一事之義氣足以蓋其平生悻悻自好潔己以為高恝然于天下事此狷隘固執者之事也砥廉隅操危論挺挺卓卓其遇屈抑弗變弗挫怡然順適樂天委命浩然之氣凌蓋萬物而區區爵位之崇卑不少嬰其心屈之而愈剛抑之而愈銳鬱之而愈明隨吾分以盡吾義雖困窮淪落而其中之耿耿者如一誠不敢負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奉天者此君子大丈夫之事也嗚呼鄙夫齷齪之事吾不欲為天下士望狷者之事猶及見之

乃若所謂君子大丈夫者吾方求焉將欲與之涵濡乎道德之歸考索乎天人之故以極乎聖賢之用心行事而未得也儀封浚川王先生子衡蚤歲登甲科讀書中秘拜給事風采隱隱動天下坐忤逆璫左遷璫敗擢侍御與當道齟齬復左遷薦自登仕版者十有七年而屢起屢躓何其進之難也而先生處之甚泰故其兩在臺諫以正直聞兩在州邑以循良著其踐履之貞既不以夷險變而度量之宏偉亦不以艱虞阻嗚呼所謂君子

大丈夫先生其人也非耶今年夏先生自寧國尹来為吾松別駕予始得拜先生則德容偉議令人鄙吝之意消私心竊自慶喜而先生亦不我鄙夷也再閱月有命擢先生僉憲視學蜀中予方重惜其去欲綴言為別而先生亦曰子必有以惠教我予缺然不知所以副也嗚呼先生蓋嘗與予執手三嘆謂知己之難如譾薄詎敢自附於知然亦不欲自外故敬陳先生之出處而餘則不敢以瀆若夫貫始終該本末任重道遠一息不懈者仁



之所以至也消息盈虛之機屈伸進退之理天下之故微矣渾然玄同不膠於故不滯於迹與世推移而不失其正聖賢之用心行事亦可得而窺焉予不佞敢併以是獻先生以為何如

文簡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沈立麟

文簡集卷二十八

明　孫承恩　撰

序

采蘋舟詩敘

事不揆於道名不稽於古君子有述乎無有也揆道矣稽古矣言焉而弗文義焉而弗昭君子有述乎無有也君子樂與人為善而又必慎所以與人者若曰弗辨弗

擇羣合衆附以成人無實之譏君子無之太守崇仁吳公以舟惠我定翁曹先生也且倡爲采蘋之詠先生有槩於衷因以名舟按詩言采蘋備祀事不用於嬉春釣月而用以給祀事兩公之意遠矣哉於是邦之搢紳士賡和繼作先生裒成一卷授承恩俾爲叙承恩竊聞之禮也者人之所以生也禮莫重於祭自夫祭之禮廢而人始有背本忘親者邦君有化民善俗之責故當爲之教以興民行焉而所謂教不在嚴立法式亦每示以意

向而已然非得志同道合之士以耆年碩徳為鄉邦望者勸相於下則倡之而無和推之而無應道且孤矣夫古之君子進不得大行其所學以淑斯世退而思賛助邦君之政以化導其鄉人記曰修宗廟敬祀事教民孝也則所謂躬行首率以為鄉人倣法之地者固君子分内事哉我定翁先生以清節雅操高一世允為吾人式勸相賛助公不於先生是望則誰望而謂非先生事哉非公無以知禮之急非先生無以成公之美公與先生

兩賢哉嗚呼舟未始有名有之自好事者始彼其競侈麗飾誇誕所以蕩心志而娛光景者不過為吾人嘲戲之資采蘋之義於古道則協矣而況張之以諸作鏗鍧炳朗使讀之者油然興起其孝思之心且將因是盡復先王之禮以挽回隆古之盛松之文獻實在焉則承恩雖欲無述亦烏得而無述也

送給事倪君令任丘序

曩予在朝聞咸寧倪君公在職諫垣多美譽後予得告

歸未幾君外補嘉善丞給事清要丞職畀且冗君又髙謇雅負氣予謂君當不能無幾微不樂意嘉善於松為接壤地故予得詢君之為甚習則知君方且益自奮厲勤於治理若厚風化正人心尚賢興學愛民澤物之政不可縷數至所經畫必欲為宏濶遠久之計非時俗之規規目前者比而其剛明清肅百度斬斬豪奸不敢喘息善良者恃以不恐嘉善一邑也隠然若重邦焉夫人之遇事必樂則盡心而不苟否則厭棄弗暇𠽦克以抑

鬱無聊之心而自力哉君之不苟於丞非樂之為是則其觀是非毁譽得喪為何如予以是知君之賢為不可及而竊媿諒君之過也今年夏君以部使者薦擢任丘令治任將行司訓吾松沈君子敬使弟子員蔣岳致其鄉大夫士之意需予贈言於予君其自此升矣夫古之任相者先授以民事凡以天之立君與君之命官為民耳而非身親之則莫能悉令固親民者昔人有恨不得為令非歟也倪君曩在諫垣雖賢且才而於民瘼未必

一一知丞之屈其殆吾君相用人之微意乎君令於民矣可謂悉矣吾嘗觀君所修嘉善志於凡利民病民者莫不探索其故而詳為之處丞輔令雖無所不當問而猶不若令之得自專也自今其益罄所欲為者以澤任丘之民乎以一邑槩天下可知也異時益受寵陟位高而澤易流天下之民其將被君之澤乎君行矣勉乎哉予不佞願執筆書名臣後不特為循吏而已也

疏鑿功成詩序

吳為澤國水滙而土卑久雨水泛濫無所歸甚者蕩為巨浸歲則大歉時其疏濬豬洩有所此時政之甚大且急不容後焉者也故吏茲土者有專員以涖其事然亦難矣葢役大則傷財動衆則召怨或是之懼而苟焉以塞責則人徒費歲月而終莫之益謂之難固也觧州曲君伯玉以名進士自部曹為松倅實專茲事考求其故而興嘆曰天下事豈有卒不可為者亦惟人耳正德戊寅春亟請於郡伯崇仁吳公從事焉議既合則大召徒

卒躬督勸之十夫為圩十圩為塘而皆有長畀地而治標其名以誌之聲金鉦以齊約鉦一號萬揷鱗次鉦再號萬揷齊作波委雲屬而斬斬無敢譁者時出健卒騎而馳號於衆曰毋怠力毋易事視其勤惰而賞罰焉浹旬而事竣若橫泖淞塘青龍之屬號湮塞久弗治至是亦就緒防必崇且厚疏必深且濶至支涇曲港亦掘淤鑿塞小輸大受何其速也葢君以明敏之識而又確於行以通達之才而又勤於事措置有術故財弗傷勸相

有道故民弗㤹深濬而大治故功之多於前乃如此天下事信不在人哉嗚呼方役之始也見其志鋭而潤也固羣然議矣洎其法善而整則恬然服功速而益多則釋然喜曰前是未有此任事者之貴於斷所謂可與知者道者此耳於是吴公作詩美之鄉大夫士咸屬和之君特裒成一卷丐予為序昔者古人之言治也六府三事既即敘矣又謂久則易懈且弛故復戒之董之而又必曰勸之以歌曰俾勿壞誠以與其强而持固弗若順

而道保治者法當如是也今日之什作者視古雖有上下之殊或流傳無已職是者得而考觀焉而吾民亦常竊詠歌之時省弗替於古人保治之心亦庶幾哉是則詩之大者所在而予之所宜書者也故述以弁於卷首

壽郡伯吳黃洲叙

四月廿又四日為黃洲先生初度諸鄉大夫謀所以為先生壽者則來謁予文文易耳然壽夫人易而壽賢士君子難葢其識見異而志趣卓必求稱其人者而凡諛

辭腐說一無用之昔李委作鶴南飛曲壽坡翁譜笛吹之聲縹緲入雲漢遂為後世美談先生坡翁儔也如是壽先生始稱而委辭無傳諸大夫有見者予無以則有一焉惟先生治松且二載厚澤深仁覃被二邑至以道義與士士飲其德尤深夫古詩三百篇多出里巷田野之夫聖人筆以為經今環千餘里内山童野叟喜遇兹辰欣欣然相告舉手加額曰願我公千百歲壽有歌有謡意其言皆真切可取而諸大夫又皆能言必有超然

遺俗之趣是合諸大夫之作與野人之言可以壽先生矣而予又何媿言之無以與規規求古人乎吾將采而緝之與諸大夫攜酒升先生之堂歌以侑觴致再四祝固區區邦人之義也雖然先生今甫四十六耳其綿遠之筭浩乎如方至之川不俟言者而吾輩乃欲効僕僕之勤於其側無已太豫見先生夙夜勤民雖其曠懐髙興不以政治廢然不宜屑屑為是溷也予意先生自是位與壽日增天下當有壽先生者至功成身退從容暇

豫福履康寧甚亦倦仕歸老林下每歲與諸大夫扁舟渡大江從先生於黄洲之上盡出異時諸作擇其可譜於笛如南飛曲者吹之一曲一觴既醉且舞倒冠落珮放懐自得靡有拘繫濯清猗弄明月遺世獨立飄然如在閬風之岑一洗千古俗氣豈不快哉諸大夫其許我乎

陸堥生春詩敘

陸堥生春詩者吾松鄉進士諸君子頌禱吾郡侯吳公

者也公勤勞相民謂松歟被水患頃大事疏濬厥既底績諸君子謂當有聲詩以播其美而又適值公初度託物連類并以致壽考之祝者夫六義之旨淵乎微矣說詩者詠嘆淫泆辨析於幾微以擇夫當弗敢易也諸君子陳義則富創號則美矣無乃淆六義之旨歟間嘗請而讀焉則秩乎其倫之析也昭乎其義之著也其可謂善言矣於是諸君子復欲得予敘諸首既不獲辭則推其意而言曰夫春者天之所以生物而人之所得以為

心不可頃刻之間者也頃刻間之則疵厲得以奸之矣是故其擴而被之物也薰蒸醞釀滋液滲漉凡幽陰邪沴舉消釋蕩滌於祥風淑氣間其斂而萃之身也充塞渾融睟面盎背元氣沕穆洋溢凝固被之物者仁之著萃之身者壽之源是人心之所以能通乎造化而孰非吾之所自致哉刺史職撫育民生使環千餘里悉吾之春浹洽之地至其含淳茹和充積盈溢是則合人與已一氣流行而疵厲莫或奸之則民之沐浴吾仁而吾之

眉壽難老亦固其自然者諸君子頌禱之意無乃出于此耶某不佞嘗習聞儒先緒言而得夫春之説如此即未敢謂公能然而推其理則固然者故敢述以叙諸君子之作

贈郡伯吴黄洲謝政叙

黄洲吴先生守松之四載邇以受不韙名將委其政以去承恩與吴子道義交方訝其何以致是吴子雅負志節必不為齷齪闒䫟不韙知吴子無之而今時所謂公

論者率視銓司則吳子亦何以自解也吳子性伉直自信不肯伈伈低下入其擭戾將以是諒然則罔為吳子歟而又卒不得以一人意廢時論然求其實卒莫顯然有也竊重為吳子惜莫或為一雪之而郡邑庠諸士子以其師之命来屬曰願一言以白吳夫子之耿耿也承恩乃喟然曰噫嘻吳子不得以是自解乎哉論人者不可以一說定也且吳子亦何以耿耿也是非臧否之辨紛糅轇轕也久矣愛憎障所見而毀譽生由是臧否是非

競持角立君子之自處既不徳色於譽亦不戚戚於毀而惟求無怍於其心心者吾之所自知而迹或不能以盡合者也反之心而無怍則可以明對天地幽質鬼神雖或詘於此而卒得伸於彼雖或蛾於暫而卒得白於久此君子所恃以無懼者而他則曷顧焉然則吳子亦惟求之此而已矣吳子之為人其行與事有少過差與否諸士子不為吳子諱至於其中之所存則固得之深矣諸士子肯私吳子哉葢學校亦公論也吳子持是亦

可自慰矣而何耿耿為也專任巳者多禍害鏌鋣固器之利用弗慎斯鈌折矣吳子以之智則能慮微巽則能遠害返往不虞以迄自損斯則吳子之過其過此而巳然君子不之過也吳子又何以耿耿哉吳子行矣吳子素有志道德之士視利禄固甚藐也甞欲謝塵俗累即黄洲之勝退而修焉以講求聖賢治心之學而出其餘力馳騖於古作者事兹行亦且遂矣吳子不既樂矣乎卒不能無少介然者吳子自信猶未至也而二三子秉

公論以張之葢以壯吴子之氣其為我謝曰是耿耿者亦既可以釋然矣

怡菊詩序

嘉定童君遜之挾風鑑術交諸大夫士久矣其言人休咎多騐頃特扁舟訪予於九峯之下過有期許予方養痾自廢甚媿其言也既迺出其所藏怡菊卷乞叙予因戲詰之曰子之所以怡菊者必有以取耳夫菊花之幽貞隱逸者也吾聞子之為人冲默恬澹而又操藻鑒之

術則於菊也其亦擇而後從歟然吾聞子之植菊妙得移接之法至有一本具五色者菊固幽貞隱逸而子迺欲其炫燿變其竒麗以悅世非菊之性也術者多為富貴好語惑人則髙人介士可以利禄動必子之言夫然子既以幽貞隱逸取菊而又欲其變炫以自見則富利達之言子之所以語人者要迺遊戲世故歟雖然菊固有本性所謂傲歷風霜者子終不得而變之也則吾人有不幸為子言所中者可不是思乎吾且語子為我

求諸四方如希夷之稱若水其静退之操真有似乎荊者有其人乎吾抑有所懼矣物性一成不變者也且居然易知而予猶得有術變易之其大節之不渝幸無幾則士之不為予言舉其本真而盡淪喪者幾希豈無不盡然者而亦不易知矣予之術果能如希夷矣乎其尚有以審辨也哉童君笑不答因次第録而歸之

方復常字叙

浙之平湖有方生者賦質粹敏而早歲事浮圖氏之説

然暇則時取吾儒之書讀之而悔其誤也今年春来遊京師日接諸搢紳先生飫聞道徳仁義之美而悔益甚則鋭然棄去之間就予以其名繼恩者請字予既字之曰復常又進而告之曰子亦知乎天下有不可廢之常道人心有不容泯之天性斷斷乎無以易也夫人之生也天地賦與之父母形體之君上撫治之所得為人者三焉耳否則無以為人而若之何其可絶哉是故配偶焉而生育父子焉而相承君臣焉而相臨此固天下之常

道也浮屠氏逞幻妄怪僻之說離俗避世廢婚偶滅倫理絶天地生化之機忘父子嗣續之仁廢君臣事使之義於天下之常道必不可廢者而廢之則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無餘矣而豈可哉然而天性之在人自有不容泯滅者子嘗習其説矣以子之敏固非無所得而中復悔棄之此心曷從生耶子自今思者繼常者復幸哉昔迷而今悟悲夫迷之之久而悟之之晚也吾觀子賢而多藝才詩字槩兼善可取是葢足以自表見於世而

又豈彼恠僻之教之可拘也夫古人固有逃墨歸儒卒以名位顯聞者出處窮達命也命懸於天吾不敢為子必子既得所以為人之理矣尚修厥身為善士以求不媿於此生哉而餘則又何庸計之遂録以為方復常字叙

贈張吉甫詩序

吾松故多醫鶴溪張吉甫氏能以其業顯名吉甫閒用峻劑起人瞑眩疾其顯名以是然其朋儕之非吉甫者

亦往往指議曰彼固偶試而幸中者其以是致敗㨿其可驗弗用或且愈故人於吉甫疑信每半焉嗚呼吉甫豈偶試幸中者哉吉甫所起率多危殆甚者凡危殆甚者必召吉甫當是時諸人束手無策而吉甫獨決已見以匕劑起垂絶聞者駭嘆自失有卒弗起者則命用不用等死非吉甫故也而可為吉甫病耶夫吉甫亦人耳非能執造物者之柄可以必生死人也且其於卒弗起者未嘗不豫言之非傲然攘臂以必效自許其猶一試

者以為猶賢夫坐視其死或有萬一之望耳而嫉之者乃以是媒蘖其短烏得為公論哉彼其當坐視無策時莫不揺手吐舌捲囊疾去愬之而莫留也而既則復曰或且愈將誰欺乎譬之處天下事者彼固循襲固陋以抵大壞坐視頹敗付莫可奈何於是有一人焉獨奮然有以挽而起之非才傑之士不能也其卒敗者則積漸致然所由來遠矣議者弗追咎則已顧獨以為斯人罪至併其異時之功亦以幸目之深非刀詆以為大戒是

何任事者之不幸也然則予因吉甫而有感者寧獨豎也哉雖然予亦有以告吉甫也古之君子於天下之事講之既無不豫究之既無不精矣洎其出也又必慎重祗懼必周悉久遠而不為一時淺近計者則其於消息盈虛之間必有道矣是故趙括以易言兵取敗商君之法非不能致一時富强而卒以促秦之元氣此皆往事可取以為喻者也吉甫之術誠良矣然吾猶恐其少有弗慎以易心處之其弊之所至將必師心自賢忽遠害

而急近效遂成議者之言而併自喪其美也吉甫其慎之哉則彼嘵嘵者之口且自息矣吉甫性明敏喜讀書予間嘗與論醫而微得其意故因其求叙諸君子贈言既盛道其醫而復以是箴之

送聶君文蔚赴召之京叙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亦有不盡然者無不可為者理也不盡然者勢也古之君子挾有為之才奮有為之志固將舉一世而整頓之然而上齟下齬左掣右制往往

不得盡如其意吾觀聶君文蔚之尹吾華亭也公正而
嚴肅精明而詳審治績爲吳下最然而君之自負則大
矣誠使極其欲爲奚啻如今之所就者殆將復見古循
吏之風然而勢之所不得行徒付之長嘆息者多矣登
高而望者見必遠順風而呼者聲必揚乘其勢也君惟
久遏於勢之所不得行其才與志無以盡見玆赴召入
王朝固將日侍天子左右庶幾其得行矣哉抑吾聞任
愈重則志意愈廣詎知不復有徒付之長嘆息者乎吾

未敢以必行為君賀也雖然明天子在上賢百執事布列方將共圖治理以成正大光明之業言焉而無所忌行焉而無所諱其可以展盡底蘊無疑也君其勉乎哉君之行也予方以宅憂念辱與君厚誼不得嘿也乃述此以為臨别贈

送石梁王先生校文江右序

石梁王子律生校文江右其門下士率諸予求所以為言贈王子者予何以贈王子哉夫王子兹行不為是科

重矣乎予聞之也鑑以明故妍媸别繩以直故正斜辨

校文非其人不可也今夫國家以文取士者豈徒以文乎哉葢即文以求其人耳文也者類其為人者也予嘗竊觀古今天下之文而因以考其人焉凡瑰奇磊落敦龎直諒之士率與文稱而其細瑣萎靡怪僻浮薄之文終非鉅人傑士者之所屑也論文者當以是為權度而况執去取榮辱之柄者則夫鑒别之下烏可易易也哉夫不有瑰奇磊落敦龎直諒之士則又何以取士為也

是故怪險以為體名出倫輩者卒坐廢黜而所取者乃蘇曾其人今考之二子終身之所至固皆卓立挺出而其所謂險怪者卒未聞其大有所就歐陽氏之識見偉矣王子以文學登名進士雅負氣節清介孤峻昔歐陽氏以風節重一世故其取士必如蘇曾者其氣味之投志趣之合固爾也王子行矣江右大藩也人才之藪澤焉瑰奇磊落敦龎直諒之士豈無如蘇曾者乎固將於兹脫頴吾且拭目以得人為江右賀也王子慎乎哉若

夫大觀遠覽名山巨川浩蕩盤薄與古賢人烈士之流風遺跡益以昌其文詞如司馬子長之遊者王子其必充然有得矣

贈大行馮南江敘

君子既獲乎所不可必者於天則當盡所以副乎天者天人之參差也久矣功名利達天之所命是豈可以預期必致哉於此有修人事以合乎天命父以是望其子子以是酧其父先後之符若執左券以徵其固有然者

斯則天之所厚而人之所當副者也是故利達者天之所以與乎人者也立身者人之所以副乎天者也人固有所異於天天獨不以是責人哉吾友馮君子仁自髫亂時其先君子慈齋翁即期其為遠器諄諄乎訓以居官行已之要若不慮其無位而獨慮其無以立乎其位者人皆笑其迂翁既沒子仁益自感奮至名其居室以見意欲不忘翁之教而必酧其言者然其濟與否則固懸於天矣今子仁舉進士登庸王朝翁之所期者酧矣不

可必於天者固已得之則子仁之所以副乎天者宜何如也夫立身之道亦多矣劉柳之徒惟不能立於始故其終至於萬事瓦裂無以齒於士類元稹魏元忠嘗能立於始而中變其守乃併其始之所立者而喪之吾聞慈齋翁之為訓要歸於節義嗚呼節義固所以立身斯劉柳元魏之所缺焉者也子仁質粹而行廉氣溫而志慤固有得於翁之教者於是而益砥礪之則所以立身以副乎天者又何以加諸子仁拜官之三月有藩封之

使過予乞贈言予謂兹實子仁致用之始因勵其始而併及其終是亦子仁之意也

送方礪菴先生赴京叙

嘉靖庚寅秋七月銓部行取天下有司之有治績者吾邑侯方子礪菴當謝邑事以行於是邑之人老羸稚子莫不走相告曰父母遠矣咨嗟涕洟若喪其所以為生者而方子亦若眷眷不忍釋吾民也予聞而嘆曰嗚呼方子其庶幾古之循吏矣乎夫令以親民為職所謂良

者要宜於民而已弗宜於民雖有顯績弗謂良也嘗觀
兩漢循吏率皆寛仁愷悌之士盡心民隱而民安之至
於嚴察刻深威譽烜赫者弗與去古既遠吏治益偷士
多急於功名之會謂嚴察刻深之治足以要致聲譽躐
取榮顯彼其視吾民之痌瘝邈乎其弗與也故循吏之
不作也久矣惟華為東南壯邑而頻困征役民獘滋甚
方子至則專意休息愛養求民隱之所在而蹠剔之躬
履菲薄節省財力戚乎其若恐傷之也惕乎其若疾痛

之在已也惘惘乎若農夫之憂苗之弗長皇皇乎若恐終無以安全而阜厚之也懇懇乎其靡懈也勤約仁厚之風孚感上下蓋四閱歲而久弊之民獲少甦焉嗚呼方子真民之父母哉彼其嚴察刻深徒欲自樹聲名而惘惘於民事者固方子之所棄也則方子玆行奈何吾民之弗慕且戀也雖然方子嘗與予論政矣其欲惠愛吾民者弗止是也夫方子雖切於為民然勢力則有限矣吾意其志慮之所規為豈無有格於勢力之所弗得

行者乎昔人謂天下之事得行者宰相得言者諫官方子將陟而臺諫也其日侍天子左右以論列生民休戚若古人嘆息流涕者乎言則必先吾邑審矣則吾邑之所以賴藉之者方日以切而方子綏惠之澤方益溥也吾邑之民其又何悲而方子眷眷之情亦可以少釋矣

再贈方礪菴序

天下烏乎治公論明焉爾矣天下烏乎不治公論晦焉

爾矣公論也者天地之元氣國家之命脈也若昔大道之世淳風洽穆公論顯行之人所以抑揚於下者何有戾是非之實也故當其時賢否別白以懲以勸而治道由盛叔季之世人心蒙昧讒忌肆行毀譽失真顛倒眩瞀公論鬱而弗伸闇而弗彰於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危亂之階可立致也是故考歷代之故者覩其公論之明晦而其治亂可得而見矣夫公論非外至也原於降衷具於人心其流行宇宙者萬古一日也曷嘗泯然絶

滅哉惟其所寄不同而明晦判焉是故不在廟堂則在臺諫不在臺諫則在搢紳不在搢紳則在草莽不在一時則在後世圖治者亦慎其所在而已耳故廟堂而公臺諫可無論矣臺諫而公搢紳可無論矣搢紳而公草莽可無論矣一時而公後世可無論矣嗚呼廟堂者主公論者也臺諫者職公論者也在臺諫猶不害其為治在搢紳則已空言無用而又可使在草莽況後世乎夫公論必有所在無終泯絶者此賢人君子之所恃賴以

自立然於國家則何裨矣則有公論之責者烏可苟焉而已也礪菴方子行將有是責矣其亦思所以慎之哉執意見則蔽徇愛憎則私尚矯異則詭喜附和則隨計利害則制昧理道則陋責公論也難矣凡此方子皆無之至其明識道理則其問學造詣也素矣吾知其必克勝也方子勉乎哉方子之行也子既述其為政以紓邑人之私而復持此說以贈方子其弗謂予瀆也夫其必有取於予言也夫

慶行素湛翁榮膺壽官叙

吾師太宰甘泉先生間詔承恩曰吾伯兄行素翁者少讀書隱居弗仕以善士稱於鄉今壽八十矣日者天子覃恩海内吾兄得有冠服之榮子能一言以張之乎承恩謝不敏先生曰子無辭也則為説曰惟五嶺之陽為東南一都會包山帶海所謂夷夏奥區仙靈窟宅其土地慱大其風氣朴茂其山水崇深是故其人敦龎樂易寛厚舒徐而其君子之不仕者則又能飭躬砥行習尚

禮教以化導其鄉人子弟適意乎山巔水涯寛閒寂寞之濵以自樂其天年是故多隱徳之士若行素翁者所謂其人也非耶或曰子何以知之也曰吾即號以徵其行夫素者天地純全之徳靡雕靡繪無所作為自然而然者矣夫翁之所謂行素者豈非中庸子思之旨哉然而其所該者廣矣履之初九以陽在下率其素履無咎之道夫素履行素一也推而言之則為恬素為朴素為貞素為誠素為約素皆翁之行也是故怡真處静恬素

之謂也經德守正貞素之謂也刬浮滌偽誠素之謂也
御節謹度約素之謂也此皆翁必兼有之者且聞翁儲
書籍置祭田營壽藏以為燕貽之計繕葺亭軒樹藝竹
木以休息偃仰乎其中賦詩鼓琴超然若遺世累翁非
隱德之士哉夫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明王所以治
天下未有遺年者然年貴矣年而匪德猶無年也年而
且德是不尤貴乎冠服之榮在翁固無足異而先生必
欲一言以張之則侈上德意也乃若先生友于之篤則

承恩方有感於司馬温公之事伯康而謂先生固今之温公而翁無媿於伯康者也是一時而見二古人聖明盛事豈特嶺海之光而已哉承恩雖不文可無一言以賛厥美也復係之詩曰維古盛時貴老尚齒虞夏殷周率以是治後世繼作亦罔不遵賚與雖殊莫匪上恩於赫聖明益隆以厚既年之崇亦惟德之茂有懿湛翁南海之墟其容舒舒其行于于業有田廬架有詩書訓子與孫樂善以娱壽考維祺鶴髮台背皇澤既滂冠服是

畀錦衣大帶童顔烏紗名器斯重因人愈嘉姻親交歡閭里生色翁拜稽首維皇之錫言耄言期以優以游翁拜稽首維先人之休匪賢曷承匪德曷致我作歌詩以賛燕喜

送侍御朱君考績北上序

君子於天下之事求諸我而已矣不必人之同也盡吾心而已矣不必外之炫也人可以有弗同而在我者不可無外不可以徒事而此心要無媿嗚呼天下之事各

有體然惟其所尚而或又甚焉則亦容有不能皆得其當而於大者要者顧有遺也今夫御史司國家紀法糾察在位邪慝其職也故欲得剛果清正之士而有觸邪指佞之目斯其義矣而重其言者甚至為鷹揚鷙擊語則將無所甄别而槩以施諸人使人視之若鬼神雷電之不可親而豈可哉矜暴苛刻之意勝而道德寬裕之風不亦微乎夫根本盛則儀刑自著取與正則奸枉自阻而又何事他求也行葦忠厚成周王化之本漢室治

平公卿恥言人過雖非今日所以總齊庶務之要劃然茲意亦何可少也善夫先儒有云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真名言哉去歲丁酉之春予家居則聞侍御南屏朱君以憲事巡歷吳下諸郡不大聲色而風采凝峻所至整肅有司莫不畏其明伏其公而安其簡靖比予北上始識君於逢接其風度聽其論議則誠篤懇至和厚平雅所謂矜暴苛刻者咸無之而是非取舍截然其辨無少依回至於練達之才忠藎之志清介之操固可具見

之者洎聞君履歴於其所交遊則賢能夙著在在成績可紀嗟嗟朱君所謂求諸我而不拘於人之同耶盡吾心而不為外之炫耶所謂根本之盛取與之正者耶出之從容孰踰汝閑本之忠厚孰逆汝志行之敬慎孰閎汝光圖遠業者執大體有盛德者恥末務君於是乎為賢矣益予之得於君者如此乃今夏五月念四日君適莅職之三載將北上考其績於銓曹謂予不可無贈予固樂於君有言也乃以所以妄論君者書之

送張君仲立擢守順德序

嘉靖壬辰歲予在都下識太室山人張子仲立貌偉如也論侃如也心異之曰是豈瑣瑣者倫庶幾能履正者哉張子時為户部正郎方校文於蜀歸予得其所刻試錄觀之才充如也學淵如也益異之曰茲其有抱負者哉予嘗請張子賦園居詩三章寓興超遠則又異其高情傑思似不可以勢利拘者未幾予以告養南歸與張子別隨聞張子遷儀部正郎復以議藩封不合當道意

外補於是益信張子之不茍同如此而其抱負固有在也丁酉之歲予還朝隨奉命掌翰留都則張子先此已來官戶部今年春擢順德守於是張子過予請言為贈且曰元孝以遷斥之餘濫被擢用畿輔重地順德大邦惴惴焉是懼不知所以副也又抱迂履拙生平宦況薄矣惟子有以相之嗟嗟張子予昔也見子之言貌與文於子也得三四繼因子之出處於子也得六七乃今則悉矣夫以張子之賢又何有於作郡哉或曰張子甫被

命雖賢猶未見厥施也而子謂其優為也何居古之君子不敢自畀其身而猶不敢忽易於事自畀其身則其自信也必不篤自守也必不固而將為人所揺兀易於事則將苟且率畧而至有憒敗之虞是故必有不可易之操必有不可渝之志必有不自足之心然亦難矣非甚盛德莫之兼也葢自負者多傲忽而其徒葸葸焉畏慎者則又未免於依回遷就而人得以乘之夫作郡者上有所承下有所使方圓異趨酸醎異嗜其揺兀我者

多矣非有貞固曷克持之即使巧佞善宦與時俯仰躋陟華要然違棄平生何取哉至於合一郡之民仰守為命即一政令之出而民生休戚係之風土異宜俗習異尚可不審也吾觀張子操履正固抗論挺挺即不合至去位而不顧是豈計得失阿徇人者然而其心虛其志謙其行已恭其當事敬方且惴惴焉於兹行率是以往於國於天下可也而况一郡且無謂張子之未見厥施也比有言張子昔貳青州嘗一正吏胥之蔽免貧民之

濫役者二百人歳蝗設法捕之不為災逮擢留都也前是去者例得屬邑夫馬百餘金張子不惟無取且著令為後人禁嗚呼張子以遷斥之餘尚能殫厥心力且當時豈無揺兀之者而卒行其志則今日順德豈不從可知哉為佐貳且然則為郡之伯豈不益得以展布哉悉厥所為而政有不舉哉吾之徵於張子者審矣吾故曰張子之優為也吾見順德治矣

送侍御姚君湖廣清戎序

安於無事者恒人也於恒人之所安而獨知慮之有志者也慮而有以處之非豪傑之士不能也恒人之為見也不及遠彼且於天下之事漠然若於已無與也惟夫有志之士則目擊其獘而心為之弗寧然有其心而無其處徒懐隱憂焉耳若夫以身任天下之責隨事究其積獘而剗滌之振頽起廢建長策以為永遠不拔之業非豪傑之士曷以哉今夫天下之事可慮者多矣而莫若軍旅為大恭惟我朝酌前古以創制至精極備而歳

月既久法數獘生乃至營伍空缺武備寖弛曩予在都下值寇小警朝議出師簡閲旬日始備京師且然省若郡可知矣夫冗濫耗費之憂聞於前代而空缺弗備則今日所當慮者雖云兵貴精弗貴多然備矣而後可教可擇可以言精弗備曷教弗擇曷精又何有於武事哉易戒不虞書稱詰戎兵孔子以足兵為為政之一孰謂在承平可弗講也惟今制歲遣御史分道司清戎之任間亦奏績而不能一一皆善也士君子孰無體國之心

無乃亦豪傑之寡得耶乃嘉靖戊戌之秋湖藩缺清戎澤山姚子實受命以往姚子夙抱忠藎其為人也英毅而介特而明敏而勤勵而篤實茲行其必有試乎夫室漏卮者必求其隙去蔓草者必絶其根軍伍之耗必有以也而膠固猥瑣隱昧變亂勢有所弗行法有所弗及明有所弗格力有所弗逮茲惟艱哉姚子則濟矣夫英毅則能任事介特則不可撓明敏則不能眩勤勵則弗懈篤實則弗茍姚子忠藎之志而豈徒也哉湖藩之宿

弊殆一剗滌矣乎豪傑之士不於姚子誰望耶予不佞不敢自同於無志然杞人之憂耳幸遇豪傑之士如姚子如之何而弗為之喜喜而不為告也抑天下之事有待於姚子者多矣兹特其發硎云作送姚子序

送京兆殷菴孫公致政南還序

大京兆殷菴孫公以請去也其同鄉大司寇石塘聞公大司空石菴蔣公少司寇南渠王公謀所以為公贈則來屬言於予盍以予為公同年必能知公而能言而不

知予之譾薄之不足以副也則為説以復曰夫公之請去與朝廷之聽公去皆於禮有合於義無舛搢紳之士方且聳觀羨慕而或者乃曰禮雖云七十致仕然亦槩語出處之始終也即如年未及而或有故亦可以是準乎則年雖及而精力未衰天下事方有頼於我許國者不當少緩須臾耶夫國家所以允臣下引年之請者非必以是律之也惟視其精力何如耳孫公固精力尚有餘者而方保釐南都政適寛嚴之中都邑用治則所以

繫上下之望者不淺而一旦拂衣求去無乃為已者重而許國者微乎而朝廷顧不兔勉而留之斯不能不為明時惜也予曰不然夫公之去與朝廷之聽公去豈可以迹論哉乃固有相成之美矣功名富貴之溺人也久矣自非高明有道之士理足以勝私者尠克自拔所謂有其言而無其決比比然也斯亦成風而莫之覺靜退之操寖以衰歇世道之憂也公獨毅然有是舉豈不賢哉彼固若曰吾姑以全吾名節而抑以醒世之瞶瞶者

夫使仕者皆知名節之當全出處無乖於義豈小補也
夫漢道方盛兩疏乞休唐室中興巨源請去惟夫治平
之世士得以從容議出處否則如束濕薪不得自由已
夫斯世而有高明有道之士從容於去就之際豈不為
聖明治教之美哉乃若天子豈弗知公精力之尚可為
而獨因公之情辭懇切諒公之志有在而欲全之若曰
斯固欲為國家敦静退之風以倡率人者不可不成其
美若唐太宗欲使李衛公為一代法漢昭帝諭韓福以

行義教鄉里是以不强留公也則公之去非沽名而天子之允公者非簡賢相成之美奚可以淺近之迹論哉嗟夫成功難居晚節者君子所甚重也公歷仕且三十年在臺諫直聲動朝野藩臬京兆政績炳著端靖肅穆隱然負四海之望公之建立偉矣茲非成實結局時耶夫宦猶海也泛海者必期達彼岸風濤生於不測公其達彼岸者乎語云完名造化所忌公不亦完名也哉謂非造物者所獨厚耶高風雅操激發人者多矣則公之

去其係於出處世道之重如此是宜其誠懇至意上徹淵衷而不拂其請君臣之間孚契之義較之常情所謂輕重何如也必有能辨之者

送詹事府主簿楊君考績序

士君子未際有為之地無功業可指見而獨可因其所存以信其人南京詹事府主簿楊子性初故太師邃菴公之冢孫今年秋將考其九載之績於銓曹其同寅王子竹里輩徵予文為贈而楊子辭曰吾懸無政績可紀

錄也歟然未有所居也吾何以辱長者賜嗟嗟楊子豈必待子之政績而後見子之賢哉天下有不皆盡善之事功而無不可致用之德善今夫所謂事功者世之跅弛智計之士詭遇枉合亦足以集事而稱績非不炳然其可述也而要之以道則乖舛弗協者多矣君子不之貴也乃若恬靜修飭孑然有以自持介然有所不苟方其居閒處散不見其有可名之功而其志趣之純正踐履之雅潔孟軻氏所謂有所不為者則異時遇得為而

有為也不亦從可知哉夫以不為者而達於為則世之詭遇枉合者又何足多也烏號繁弱天下之良弓方其未試未見其良也然木理則正工製則堅識者固知其有射遠破的之用矣然則必以事功而後知賢亦淺之為見矣夫楊子之仕九載矣而皆散局楊子即才且智而又何功業之可見乎然予則信楊子之賢焉蓋楊子昔所任固中翰也中翰亦未為要職而近天子清光書辭命號侍從人目之為清華楊子昔已兩考矣稍遷之

當得美陟而獨以太母太夫人之疾懇乞而南益就閒曠又嘗聞其昔使藩封者再不愆於儀弗黷于貨是皆古賢人君子之事比予之識之見其容貌辭氣而溫然而粹然而恪然而斂然如寒士素衣羸馬無鮮澤華美之飾貴介驕矜之氣一毫不設於身不謂有所養不可也楊子之為人庶幾德善者哉則前是固嘗稱賢於士論考稱於官評亦惟其所存爾矣嗟乎遂菴公以勳德為一代名臣予昔者常以燕閒侍教公泛言天下事而

深有慨於世家子弟之弗類也予時因知公固篤於教者退而求其所謂義方則以繩齋命楊子之號於其始冠也屬諸名公之作以規勉之則公之致望不重哉而楊子之克自檢律者謂不本於公之教哉善夫楊子之克勵祖訓懿哉公之家教之有徵也夫静者所以需其動暇者所以資其用楊子兹行銓司者必有以處子而子也自是可以功業見矣

文簡集卷二十八